

楔子

“妈咪，我想要听故事！”

希拉看着女儿充满期待的小脸，忍住叹息。五岁的女儿最爱童话，每天都想听睡前故事，可她却受够了翻来覆去讲同一个。

希拉环顾四周寻找灵感，随后，她的目光停留在床头柜上那本泛着光泽的杂志上。看报道内核圈星球王室成员的八卦杂志，对她来说是种带点负罪感的小乐趣，因为她家的经济状况不太负担得起这种消费，可她又总是忍不住要买。也许现在它们总算能派上用场了。

希拉拿起那本杂志，凝视着封面上的男人。“从前，有一位美丽的王子，”她神往地说，“他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有关他美貌的传说，就算身在遥远的星联边缘星球也能听到。据说，人们只要看到王子，哪怕只一眼，都会不禁屏住呼吸——他就是那么美丽。”考虑到故事效果，希拉可能有点夸张，但她所说的这位王子确实实实俊美无匹。

她女儿随即精神一振。“他长什么样呀？”

希拉微微一笑。“他高大、强壮、风度翩翩，那张俊脸更是让人移不开眼。他有着棕色的波浪卷发和深绿色的眼睛，他的皮肤是那样白皙而完美，看上去仿佛在发光。”希拉决定不描述王子那上缘如弓的性感红唇，那嘴唇总会让她产生一些非常少儿不宜的想法，那些可不适合出现在童话故事里。

她女儿可不需要知道。

“听起来他真的是很漂亮呢。”妮娜说。

希拉看着女儿微笑道：“没错。”

妮娜这下子可来劲儿了。“然后呢然后呢？”

“王子比你还小的时候，就和一个贵族出身的孩子订婚了。他们后来结了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全星系最美丽的一对。”希拉露出神往的笑容，回忆起描写这对夫夫的各种文章，回忆起他们在一起时的画面有多美好。虽然王婿样貌不及王子——毕竟没有人能和王子媲美，或许只有王子的弟弟是个例外——但他们仍是非常养眼的一对。他们曾是完美夫夫的代表，那样的婚姻关系，是像希拉这种出身卑微的小人物们梦寐以求的。过去，希拉收集了她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这对卡鲁维亚王室夫夫的文章，看到他俩一同出现，她就感到陶醉，尽管她从未见过他们本人。卡鲁维亚是颗位于内核圈的星球，距离希拉居住的鸟不拉屎农村星球太遥远了。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吗？”妮娜问。

希拉的微笑消退了。“并没有。王室婚礼多年后，王婿被反叛者杀害了——那可真是帮大坏蛋。”即使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这事仍令人难以置信。说实话，希拉对此感到有点伤心，好像她童年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了。她咽了咽口水，接着说：“据说从那以后，王子再也没有笑过，他的心结了冰。”

她年幼的女儿皱起眉。“妈咪！这是个悲伤的故事，我不喜欢。”

希拉轻轻吻她额头。“妈咪知道，我的小甜心。不是所有故事都有美满的结局，可它们依旧值得讲述啊。”

妮娜噘起嘴。“王子就不能重新爱上一个人然后变幸福吗？”

希拉注视着她。“不，当然不了。”她轻声说。光是想想“王子爱上另一个人”这个提法，都让人觉得似乎……很荒谬。不对劲。

“为什么不行？”女儿问。

希拉皱眉，不知该怎么说。她很难告诉女儿，那是因为她对他们两人的关系倾注了太多感情，而她甚至都不认识他们；可这的确就是她不想要王子再次坠入爱河的原因。

也许这样想有点自私，但希拉坚信人一辈子只能爱一次；她也确信在王子心中，没人能够让他丈夫的存在褪色。

希拉低头看杂志，看着王子那曾经温暖的双眼中如今满覆寒冰。

杰摩尔王子的心真的像是结冰了。要融化那坚冰，大概需要一个奇迹。

又或是一团烈焰。

## 第一章

杰摩尔睡不着。

他已经在那张又大又空的床上辗转反侧了很久很久，可不管他有多累，也依旧无法入睡。当然，再加上头痛欲裂，他就更别想睡着了。

杰摩尔叹了口气，坐起来。他紧紧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感受他残存的婚契。如果精力足够集中，他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头的迈赫莫。杰摩尔知道这只是幻觉。首席灵士大人检查过他的脑海，证实他的契绊已完全断裂。他说过，一个鳏夫想象自己能感觉到死去的契侣是很正常的，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现象。他叮嘱杰摩尔屏蔽契绊。

疼痛很快就会消失的，那位灵士如此说道，到那时能感觉到的只有缺失。

那时，杰摩尔差点当着他的面笑出来，因为这话听着完全不像安慰人的。不过话说回来，灵士也不见得会懂得这些。在这个星球上，只有“訇撒圣修会”的僧侣不需要与人结契。他们无从得知从小就和另一个人共享感应契绊是怎样的感觉，更无法想象拥有如此珍贵的契绊然后再失去它，又是怎样的感觉。可以说，他们对此毫无头绪。杰摩尔有时甚至因此嫉

妒他们。

杰摩尔叹着气，下了床。如果他今晚注定睡不着，那不如去散散步。

或者去兜个风。是了，也许兜风正是他所需要的。兴许能把他的注意力从头痛上移开，缓解一下体内的紧张。

想着马上要去兜风，杰摩尔感觉好些了。他溜出房间，向御用兽厩走去。

夜晚的王宫非常安静。他的两位母亲应该已经在属于她们的那一侧寝宫里安然入睡；妹妹正在另一个星球拜访朋友；而弟弟希恩，大概还在自己房里，因为跟未婚夫最近一次的争吵而生闷气。

一路上，杰摩尔遇到的人只有守卫，间或几个仆人。众人急忙向他鞠躬的同时，也掩饰着眼中的惊讶。

低头看看身上的白色睡衣，杰摩尔不禁想，刚才出门前是不是该换一身更得体的衣物。虽然已是晚上，但他毕竟贵为王储。算了，去他的吧！这大半夜的，如果他连在自己家里都不能表现得稍微不那么完美，他会疯掉的。

晚间略有些寒意，不过挺舒服。

双月高悬在空中，淡淡的蓝银色清辉照亮大地。

杰摩尔的身体在单薄的衬衣中微微发抖，他加快步伐走向兽

厩。

王宫的这个区域可不安静，杰摩尔隔得老远就能听到动物发出的声音。第三王室拥有全卡鲁维亚最大的兽厩之一，他们豢养的麒麟兽也因其无可挑剔的育种和英姿享誉整个星联。兽厩一直是杰摩尔的骄傲和快乐所在。虽然他空闲的时候并不多，但一有空，无论何时，他都会到这里来看看他的麒麟兽，或是骑上一头到宫殿四处转圈兜风。

他上次来这里时，丈夫还在人世；那之后，他便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之中，无暇回想这些曾给他带来快乐的事物。或许他终于开始好起来了吧，至少好了点儿。

一声麒麟兽的长嘶让他猛地转头，看向附近的驯练围场。

杰摩尔瞪大了眼。

那边，在用于阻隔野生动物的普通安保力场围栏后面，一头高壮的黑色麒麟正在疯狂蹬跳，试图甩掉背上的骑手。这场面有点令人不安。即使是已经被驯化的麒麟兽，要骑上去也很不容易，而对付一头野生的麒麟兽更是噩梦般的难度。杰摩尔十几岁的时候，曾试图制服一头未驯化的麒麟兽，结果却落得个背部受伤的下场。女王简直出离愤怒。你可能会死的，她告诉他。杰摩尔知道母亲说得对，是他鲁莽了。即使是专业的驯兽师也很难驯服这些野兽，更别提当年只是个少年的自己了。

杰摩尔看了看麒麟兽，又看向它的驯兽师。驯练围场四周的灯光已经够亮了，但是从远处看，他却没能认出那个人。不

管是谁，他都是个很棒的骑手。无论那强健有力的野兽在他身下怎样狂跳，他的坐姿也堪称完美，自信且稳定。杰摩尔观察着，眼看麒麟兽渐渐吃力，反抗力度也逐渐减弱。最后，它似乎认命，不再试图甩掉骑在背上的人了。

骑手伏下身，抚摸着麒麟兽颤抖的身侧，对着它的耳朵低声说了些什么。令杰摩尔惊讶的是，这人解除了麒麟兽双翼的重力束缚器。他是想自杀吗？！

转瞬间，麒麟兽像受到了自由的召唤，一跃而起，腾空飞升。杰摩尔认定那男人准会被立刻甩到地上，摔断脖子。然而事实令他非常吃惊：麒麟兽开始在驯练围场上空盲目乱飞，试图把男人从自己背上甩开，而此刻唯一能阻止它飞走的束缚只有力场，即使这样，骑手还是成功制服了它。

抛却心中的担忧不提，杰摩尔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长着华丽双翼的巨大黑色野兽，身上骑着一名同样一身黑的骑手，后者正突破万难死死握住缰绳。双月在夜空中闪耀着明亮的光芒，照亮了男人和野兽之间的这场意志之战。

男人赢了。

杰摩尔讶异地看着男人总算驾驭着麒麟兽降落到地面；动物喘着粗气，浑身发抖，但依然顺从地让骑手从它背上下来，没有试图攻击他。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事。驯服野生麒麟兽要耗时多年，不该——不该这么容易。就算是职业驯兽师，从让麒麟兽停止在骑

手身下跳跃挣扎到试图骑上它飞行，也得花上好几个月。反正没人像那人那样做。

这男人是谁？

杰摩尔皱着眉，大步走向驯练围场。“你是在自寻死路吗？”他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围栏。

男人背对杰摩尔，正跪着抚摸麒衫颤抖的腹部。

“走开。”他用低沉且带有命令意味的语调说。

杰摩尔震惊地看着他。没有人敢用那种语气和他说话，何况这个人还是他的雇员。这男人大概是不知道自己在和谁说话吧，不然可不敢这样。

“你刚才无视了至少十几条安全守则。”杰摩尔说，能有机会训斥别人，他简直有点高兴。脑袋里有股剧烈的搏动，断裂的契绊导致的头痛在夜晚的这个时候严重到几乎不堪忍受，烦躁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他急需一个发泄的出口。

“我说了，给我滚出去，”男人说道，声音里带着恼怒，“你这是在激怒它。”

杰摩尔的担忧和轻微的恼意变成了怒气。“你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吗？”

“这么简单的事，我还能琢磨不出来？”男人说话时，棕褐色的大手仍在不断抚摸麒衫兽颤抖的腹部。“您这高贵的嗓音



不可能属于某个卑微的仆人——更别提当仆人的可不会没眼色到我干活儿时，来他妈打扰我。”

杰摩尔脸红了，完全记不起自己上次被人——无论什么人——像这样训斥是什么时候。他怒视着男人的背影，想找些话来反击，还得是不让自己显得刁蛮无礼的话。可恶，杰摩尔可从不是“刁蛮无礼”的人。他的弟弟才是个暴脾气，别人要是不顺着他，他就会像个被宠坏的熊孩子一样发脾气。杰摩尔一直是家里负责任的那个。

只不过这一刻，他不想去考虑什么责任感了。他只想让那男人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这个野蛮人怎么敢那样对他说话？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得看着我。”杰摩尔发出命令，站得直挺挺的。他通常不喜欢用身高来压制别人，但此刻他心里有什么在蠢蠢欲动，急于向这人证明自己胜他一筹。这是一种荒谬的感觉，一种类似领地意识的原始冲动，而他不太能控制。

男人缓缓站起身。

杰摩尔有点失望，因为这人的个子和他差不多，这可难得。男人的身体看起来没一点儿赘肉，肩膀很宽，身体的线条随着肌肉的分布而起伏。不像杰摩尔这种出自健身房的健美体格，男人的肌肉显然来自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身上有股克制的力量，那力量既致命，又精准，而且尽在掌控。

男人重新开启麒麟兽身上的重力束缚器，然后终于转过身来。

杰摩尔的目光一对上男人那黑色的眼睛，已经到嘴边的严厉斥责立马消失了。那双眼犀利而又异常专注，让人移不开视线。杰摩尔的脑海深处有什么猛地一动，发出渴望，令他连呼吸都带上了喘。

男人目光变暗，鼻孔翕张。

仿佛一阵恍惚，杰摩尔感觉到男人朝自己走近了——他真的感觉到了，脑海深处那种兴奋又饥渴的感觉，随着那人的靠近而越发强烈。

“搞他妈什……？”男人低咒一句，用他那野性十足、几近疯魔的眼睛盯着杰摩尔，随即猛地把脸埋进杰摩尔裸露的脖颈边，深深呼吸。

陌生人的鼻子就压在他耳朵下方，贴着感应点，令杰摩尔禁不住发抖，唇边溢出一声呜咽。肌肤相贴使他的感应力变得狂乱，一股诡异的愉悦感在他脑海中蔓延，不同于他曾有过的任何感觉。而当陌生人把脸更紧密地贴上他的皮肤、颤抖着呼吸时，杰摩尔觉得自己好像上了头，上气不接下气。

“搞他妈什么鬼？”男人咬牙切齿地说完，强迫自己从杰摩尔身前抽离。

两人面面相觑着，双眼大睁，困惑不已，又怒气冲冲。

杰摩尔试图说话，但什么也说不出来。身体抖得太厉害，他不知道自己现在体会到的是什麼：一种混杂着厌恶、渴求和

其他东西的奇怪感觉。

所以他做出了负责任，也符合他王子身份的反应：转身跑了。

## 第二章

“发生什么事了吗，殿下？”

杰摩尔吓得一抖，回神看向内务总管。“没事，维尔恩。请你继续。”

维尔恩拿不准地看了他一眼，继续做他的月度报告。

杰摩尔努力保持着专注的表情，却没有真的做到专注——因为知道那徒劳无功——可他又不能让雇员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行为不对劲。流言蜚语在仆人之间传得很快，尤其是在话题涉及王室成员时。

问题是……他没法忘掉那男人——或者说，那件事。事情从头到尾都显得匪夷所思。直到从兽厩回到自己的房间，杰摩尔才发现，因为婚契断裂而引发的持续性头痛竟奇迹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精神——他整个人——都在因为渴望而疼痛，那渴望如此强烈，让他久久地因之颤抖。当然，头痛在几个小时后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像是在惩罚他

的片刻欢愉。可杰摩尔自己的内疚已经折磨得他心口翻腾，哪还需要额外的惩罚。他怎么能因为被某个陌生人碰触了他的感应点而觉得舒服呢？还是个粗鲁、没教养的野蛮人？仅仅回忆都让他难堪，涌起的羞辱感和自我憎恶让他呼吸困难。他的丈夫去世五个月了。他无权体会痛苦之外的任何感觉。

可是，不管他怎样告诫自己，大脑却总是不受控制地去回忆那几个感觉不适却又极为享受的瞬间——在其间，他曾体会到的那种又欢愉又渴求又熨帖的感觉，诡异又强烈到让人手脚麻痹。

终于，杰摩尔受够了自己心烦意乱的状态，以头痛为由让维尔恩退下，这理由够真了。

待到办公室里只剩下自己，杰摩尔终于放弃抵抗，登录了卡鲁维亚数据库。

\* \* \*

四小时后，杰摩尔靠向椅背，盯着面前的全息投影文字。

作为第三氏族的王储和地位仅次于女王的人，他对卡鲁维亚数据库拥有最高权限，一个指令就可以查阅最隐秘的机密信息。然而搜索的结果依然令人极为失望。

卡鲁维亚施行童契制已经几千年，任何关于其他任意类型感应联结的信息都很稀少并且含糊，让人沮丧。几本古代文献提到了一种完美感应相容的存在，据说会导致两个人毫无缘由地被对方吸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与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视时，会有那么强烈、奇怪又令人不适的反应。

只是这完全说不通。

在这个星球上，每一个合法公民都是结过契的。即使像杰摩尔这样的鳏夫，也并非完全没有契绊：他们的婚契虽已断裂，但仍然存在，理论上能够阻止杰摩尔再次形成任何类型的感应联结。即使那陌生人也是个鳏夫，他俩也不应该对彼此有之前那样的反应：两个断裂的契绊加起来也没法变得完整。

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一想到这点，杰摩尔遍体生寒。

毕竟，并不是所有卡鲁维亚人都会结契。可不需要结契的人只有匄撒圣修会的僧侣——以及反叛者。既然可以很有把握地确定那个粗鲁的男人不是僧侣，那他可能就是反叛者。从他们对彼此的反应看来，不存在其他说得通的理由了。

杰摩尔强忍住呼叫警卫的冲动。他提醒自己手头没有证据，没法告诉他的警卫队长，说自己觉得一个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兽厰员工是反叛者。队长只会认为他疯了，而且对方这么想也没错。所有的王宫雇员都经过了仔细审核，他们的背景都会被调查并复核。反叛者潜入王宫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杰摩尔抿着唇，关闭了那本古代文献，然后打开王宫雇员信息数据库。

页面提示“是否筛选搜索结果”时，他停顿了一下。

他对那男人知道点什么呢？除了那双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睛，杰摩尔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忆起那人的皮肤是棕褐色的，还想到了那双深色的手抚摸动物颤抖的体侧。这有点奇怪，毕竟第三氏族的人民向来以其极为白皙的皮肤而闻名。即使这个陌生人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十一个氏族，但王宫很少雇佣外族人。而且这男人还带点口音。

杰摩尔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于是调出在御用兽厩工作的四十六名员工的名单。他开始滚动页面，寻找任何一名肤色偏棕的男子。

翻遍整个名单，也没找到任何符合的人，杰摩尔皱眉出声道：“奥莫尔，请帮我调出兽厩的监控录像——我记得是三号驯练围场。日期：拉维尼斯月第十一日，午夜过后不久。”

王宫的人工智能很快加载出相关的监控录像。“殿下，您还需要别的协助吗？”

杰摩尔身体前倾，看着那男人试图驯服麒鬃兽的录像。这段视频开始于杰摩尔出现之前，拍摄的角度与杰摩尔当时看的不同。

他把镜头拉近，放大骑手的面部后暂停画面。他盯着男人看，发现了一些那晚自己错过的细节：轮廓分明的下巴，挺直的鼻梁，蜜棕色的皮肤，短到贴近头皮的黑发，还有那双黑眼睛……陌生人半敞着的黑衬衣里露出一小片健硕的胸膛，杰摩尔看着这身完全无视员工着装要求的衣服，抿起了嘴。

“奥莫尔，运行面部识别程序。”他说。

“请稍等，殿下。找到一条结果。”

杰摩尔眼前出现了一份员工档案。

看着里面寥寥无几的信息，杰摩尔皱起了眉。

姓名：洛翰·迪拉赫

年龄：标准年度三十五岁

籍贯：第三氏族泰拉赫殖民地

职业：注册麒麟兽驯兽师

伴侣：卡蜜琳恩·赛格贝兹

看起来那名男子并不是宫里的常任雇员，而是个雇佣期只有三个月的合同制麒麟驯兽师。

杰摩尔皱眉，绞尽脑汁思索自己所知的关于泰拉赫的一切。它距离卡鲁维亚大约一百八十光年，是个外围工业殖民地，专门从事珍稀矿藏钶的开采，同时也进行一种稀有品种麒麟兽的培育。虽然严格从法律意义上说，这个殖民地是杰摩尔所属氏族的一部分，但除了挂着“殖民地”名号外，它在其他方面都是完全独立的。它巨大的钶储量使得星球周围形成了独特的磁场，因此没法通过跨星系传送到达泰拉赫，再加上邻近两颗星球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泰拉赫周边区域过于危险，也不宜乘坐宇宙飞船前往。

基于以上原因，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殖民地与卡鲁维亚基本上相互隔绝，他们之间的通讯断断续续，前往那颗星球的太空旅行也漫长而危险。殖民地仍然设法通过愿意进入战区的独立贸易公司向卡鲁维亚运输他们的产出物。这也是泰拉赫麒麟如此昂贵和受追捧的一部分原因。现在回想一下，那晚那头漂亮的黑麒麟一定来自泰拉赫。黑色麒麟极其罕见，只在少数星球上有育种，泰拉赫就是其中之一。

但这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洛翰·迪拉赫会被杰摩尔的兽厩主管聘用。在当前情形下，要对一名泰拉赫公民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显然是有难度的，这样一来，洛翰·迪拉赫就成了巨大的安保隐患。

“奥莫尔，我们有最新的泰拉赫公民数据库吗？”杰摩尔对此没把握，因为与氏族殖民地相关的事务都是由女王处理的。



“在我的记忆存储中没有，殿下。”人工智能回复道。

杰摩尔压下叹息。在这种时候，他们王宫的人工智能几乎毫无用处。如果奥莫尔能像第二王室的人工智能博格贡那样先进就好了。博格贡是全星系最强大的人工智能之一，与之相比，奥莫尔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管家。

“您希望我请示女王吗，殿下？”

“不必。”杰摩尔说。他对泰拉赫突然产生兴趣显得很奇怪，而眼下，他可不想招来母亲的审查。

杰摩尔又看了看那人的资料。洛翰·迪拉赫。洛翰。这个名字在卡鲁维亚的一门方言里是“黑色”的意思。名字很简单，意味着它的主人并非出身贵族。以殖民地地名作为姓氏，表明他是个没有任何血统可查的孤儿。这解释了为什么档案里没有任何关于他家人的信息。至于资料上说洛翰有个伴侣这事……就让杰摩尔迷惑了。像洛翰那天晚上对杰摩尔的那番表现，一个已结契的男人是绝不该有的。反正就是不可能的。

他这是在原地兜圈。

杰摩尔叹息着捏了捏鼻梁。显然，不去问问兽厩主管为什么要雇佣洛翰·迪拉赫，以及为什么他的员工档案如此不完整，他是什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如果这种兴趣来自于他本人，会显得非常奇怪：王储此前从不插手仆人的聘用。即使他不必向手下员工解释自己的行为，这种异常的表现仍会惹得仆人们说闲话，杰摩尔可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他也可以亲自质问那男人。

想到这一点，杰摩尔心口揪紧。他不想这么做。

骗子。

杰摩尔咬了咬嘴里的颊肉。好吧，他或许在撒谎，有那么一点儿吧。他确实想见那个人。他甚至想再次见到那个人想得……心痒痒。

这可不妙啊。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